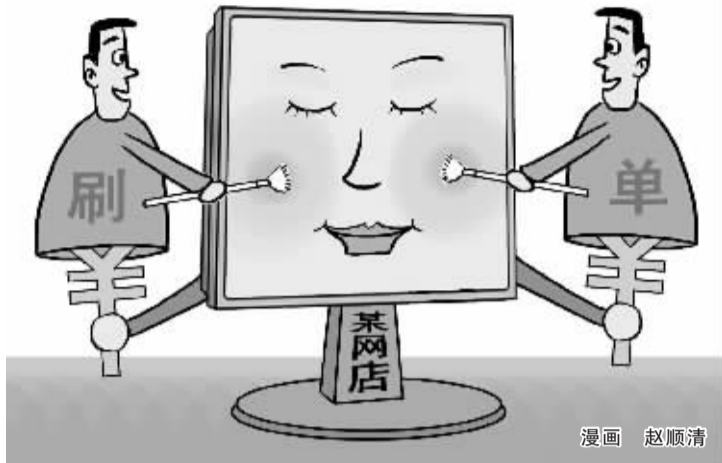


甬上辣评

在网上，许多人喜欢根据店家销量和评价来购物。你未必知道，这些高销量和“好评”，可能是刷出来的。在淘宝网等网络交易平台上，出现大量“刷单军团”，人数少则数千，多则上万。

这些“刷单军团”组织严密，培训严格，经其手“刷”出的销量和“好评”以假乱真，同时以每单抽取佣金的形式敛财。

(4月28日《新京报》)



漫画 赵顺清

刷单不仅是电商之痛

“刷单军团”并不是今日才出现，业内甚至有“十个淘宝九个刷，还有一个搞批发”的说法。针对刷单现象，淘宝等电商进行过多次打击。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刷单军团”依然存在。

“刷单”，蒙蔽的是消费者，影响的是诚信经营的卖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刷单”属于虚假宣传行为，违反了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可以讲，任由“刷单军团”蔓延下去，将会加剧电商的诚信危机。

但要看到，“刷单军团”不仅是电商之痛，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基础秩序出了问题。“基础秩序”是学者孙立平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不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运行

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经济社会是建立在基础秩序之上的，如果基础秩序一盘散沙，那么建于其上的制度长城就不可能牢固，整个经济社会也就必然出现问题。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淘宝“对刷单是零容忍”，下了很大决心，却没有收到明显的成效。

有人到了西方国家后感叹，在那里“钻空子”简直是太容易了。比如在许多国家，上火车没人检票，你只要去窗口买好票就行，甚至站台也是开放的。如果基础秩序健康，卖家基于正常的道德情操就不会雇佣“刷单军团”，而人们基于正常的道德伦理也不会参与“刷单”。正是因为基础秩序出了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大量的“刷单”行为。在这一意义上，“刷单军团”的出现，难道仅仅是电商的问题吗？

在社会的基础秩序中，个人信用及其管理，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就涉及到对违规者的惩罚问题。淘宝表示，“刷单”属于虚假交易，淘宝会对网店的这种违规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罚。可这种处罚，大多就是强制删除违规商品、执行“炒一罚二”政策，威慑力并不大。对此，电商应该建立黑名单，明示失信商家，给予直至退出的严格处罚。而对于“刷单军团”，同样应该与信用黑名单联系起来，让“刷单”付出代价。

很显然，解决“刷单”需要电商付出努力，但仅仅靠电商是不行的。既然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的消费时点”，有着无限远大的前景，那就应该着力建立健全基础秩序，让电商更好地发展下去。

乔杉

直言无忌

补偿举报人不如降低举报成本

安徽灵璧县七旬老人汤尊自费反腐，成功扳倒9名干部后，却落下一身债务。日前，灵璧县信访局在召开听证会后，决定让汤尊所在的向阳乡政府对其补偿4.3万元，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4月28日《市场星报》)

乡镇一级政府对举报人给予经济补偿，在全国还很少见，这样的导向对于鼓励和保护举报人，显然值得肯定。只是细读新闻，不免让人顿生疑问：政府补偿为何在10年之后才姗姗来迟？老人自费反腐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纪检监察部门的被动反腐乃至失职失责？

作为灵璧县向阳乡汤圩村村民，老人于2003年向各级纪委举报多名村干部的贪腐行为，要求查清村里的账目，并表明清账组的开支由自己承担，若村干部没有问题，他向被举报人赔礼道歉，

所花的开支不会向任何人讨要。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下一步本该看纪监部门如何作为了，相关清账工作该由他们完成才对。事实却是，经向阳乡政府同意成立清账小组，对汤圩村的账目进行清理，村民小组由5人组成，相关费用几乎就是“谁举报谁负担”了——我们不妨看看老人所花费用，其中为清账借下12540元钱，打字复印费2200元，加上误工费等等，合计43741元。

如果不是终于清理出该村账目中的问题，后经县纪委复查，当然也就没有“9名村干部共退赃11万元，8名村干部被县纪委开除了党籍，1人受到党纪处分”的反腐成果，至于老人的自费，最终真的只会“白费”。

我们敬佩老人的自费反腐之举，但更为纪监方面的被动反腐而感到不解。完全

可以想象，假如老人只需举报，不必自费清账，自然用不着“背了一身债务”。尽管政府决定给予补偿，但已是十年后，其间老人承受的苦涩和酸楚，谁能认识？

可以说，老人为举报腐败分子，不仅付出了很大的经济成本，还有时间成本、精神成本。正如有网友为老人鸣不平所说，十年前花费4万多元，十年之后政府也只补偿这个数，公平合理吗？

我们乐见政府补偿举报人，但这样的补偿不应是政府该承担的正常支出的转嫁，而且不该是讨要的补偿、迟到的补偿、打折的补偿。只有真正降低举报人的成本，让他们免于自费反腐的尴尬，才是政府对举报人最好的补偿。还有，当一些腐败窝案要靠群众的“舍得一身剐”才案发，这样的反腐恰恰是相关部门渎职失责的表现。

周稀银

热点聚焦

莫让不明殴打抹黑体育精神

2014年全国10公里路跑联赛西安站27日上午举行，本是一场热闹的跑步活动，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来自兰州的选手张宝强在比赛途中，被其他参赛选手两次殴打，但他没有放弃比赛，最终还是获得男子10公里专业组的亚军。

(今日《东南商报》31版)

被打选手张宝强来自兰州，曾多次获得全国性长跑比赛第一、二名，此次被打两次依然获得亚军，可见其实力非凡。而在如此重大赛事中，遭遇殴打，难怪家人怀疑他是被人盯上了。

众目睽睽之下殴打他人，且连续两次，无论如何都不是小事。张宝强要求组委会查明，对方宣称查不到打人者，理由是5公里公开组今年有3000多人报名参加，

参赛选手的号码布系随机发放。然而，选手报名时需填写个人信息，领比赛服和号码布也需用本人身份证。换言之，虽然号码布和个人身份信息未必一一对应，但这些选手是实名制参加比赛的，别去性别、身形差异，加之还有媒体记者记录清晰的连帽照片，要想查到打人者不难。组委会为何一口拒绝呢？

警方的回答也颇意味。张宝强曾告知赛事执勤民警，民警让他先找到被抢走的比赛号码布和打人者，再看怎么处理。人山人海，在不熟悉的城市找人谈何容易？民众报案，查找当事人属于警方办案的范畴，岂能如此推脱？再联系组委会的说法，这桩事实清楚的伤人案件，让人怀疑很可能会变成无头案。

体育比赛的特点就是依据各种有效规则，最大程度地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据此产生强大的公信力。无礼冲撞、寻衅滋事、借故斗殴及一切违背体育比赛规则的人，都应该“红牌罚下”，若涉嫌侵犯他人身体，造成伤害，更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现有资料无不证明，此次殴打，与在比赛中发生肢体接触、冲突截然不同，明显超越了体育比赛的范畴，因此，组委会应该查明真相，还张宝强一个公道。以此为鉴，体育行政部门应该加强管理力度，完善规章制度，加大违法违规成本，严惩弄虚作假行为，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社会氛围，避免类似闹剧再度发生，让体育比赛找回公平公正的体育精神。

斯涵涵

●社会观察

“外来人口比例倒挂”得了你什么事？

常住人口188.9万，其中常住外来人口超过100.6万，占比高达53%。作为北京市唯一“外来人口比例倒挂区”，昌平区近日立下人口调控军令状，设立5个专项小组，采取“以业控人”等措施，尽快将外来人口比例降低到50%以下，甩掉“外来人口比例倒挂区”的帽子。

(4月28日《新京报》)

一个地方的外来人口比户籍人口还多，看似有些反常，但置于人口大流动的时代背景下，其实很正常，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至少并不违法，更谈不上丢人。广东深圳、东莞等地的外来人口比例倒挂得更厉害，却没听说这些地方要强行扭转过来。昌平区政府将“外来人口比例倒挂”视为一项难看的帽子，急欲甩掉而后快，不惜以行政手段干涉，其正当性令人怀疑。

昌平区位于北京市近郊，聚集了大量外来人口和“低端”产业，是市场调节的结果，是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凡是市场能够自行调节的，政府就要退出——对照中央的这些要求，昌平区强行打压“低端”产业，降低外来人口比例的做法，与当前的改革潮流背道而驰。

生活在昌平区的外来人口，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养家糊口，为北京的发展贡献税收，为北京居民提供各种服务……为什么要挖空心思驱赶他们？碍你什么事了？何况，昌平许多户籍人口因为外来人口涌入获得巨大收益，比如通过出租房屋和土地过上幸福生活，政府驱赶外来人口，恐怕他们也不乐意，可以说是两边不讨好，为何还要强行而为？

如果像昌平区这样，各地都强行控制外来人口比例，那么不仅人们自由迁徙的权利将沦为空谈，经济社会发展也势必陷入画地为牢、条块分割的状态。想想吧，这是多么可怕的现象！

浦江潮



海曙中山西路、文化路口的公厕一夜之间成了废墟。海曙区城管局城管二科科长毕为众说，海曙城管没有看到相关部门的文件明确提出该地块开发过程中需要拆除公厕，因此没有批准开发单位的拆除申请。而开发单位工作人员表示，这座公厕就是在规划红线内的。

(今日《东南商报》03版)

点评：公厕要不要拆是个问题，应该在什么时候拆是另一个问题。没有经过批准就拆除，属于“先上车后补票”，违背了程序规定，就算后面会新建公厕和进行赔偿，也让人感觉不是滋味。

随着前任山西省委书记金道铭的落马，其曾经主导过的煤焦反腐正陷入多事之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曾在煤焦反腐领域大展拳脚的省部级高官，终未能在该场利益牵绊中幸免。

(4月27日《东南商报》)

点评：主导反腐的人居然腐败，确实挺具讽刺意味，但并不让人意外。这缘于此案中反腐者的权力和腐败者的权力虽不相同，运行轨迹却相似，都没有受到足够的约束，于是，点灯的人在灯下留了一块黑影。

如何让广场舞者快活跳舞、又不扰民？复旦大学科学家研制出有源定向扬声器，堪称广场舞噪音“逼停神器”。有源定向扬声器能把声波控制在特定区域内，在这个区域内的声波很强，而出了这个区域，声波就会很弱，甚至没有。

(4月28日《宁波日报》)

点评：技术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却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一个很简单的假设，如果有人固执地认为“我跳我的舞关你什么事”，那么技术就会像一些法律一样，成为故意无视的对象；更有甚者，跳舞就是为了刷存在感，你所谓的“神器”，只会让他们生气。